

# 特朗普2.0來了，風聲鶴唳下的華人新移民

「我經過中國社會的毒打十年步入30多歲，再在這樣的環境下又等八年進入到40多歲，人生還有什麼希望呢？如孩子也不能成為美國公民，就也沒有什麼美國夢了。」



2024 10 20

Hai Zhang/

## 1. 室雅人和

阿金見到客人來訪，還是延續家鄉的老習慣，拿出乾菊花，和甘草、冰糖一起泡茶，說「我們福建人，客人來了第一時間就是泡茶。」

他的旅社座落在紐約華人的大本營法拉盛(Flushing)，有三間小屋，一個公用廚房，鍋碗瓢盆備齊，油鹽醬醋管用，小冰箱裡則塞滿他做的特色小吃魚丸。在冰箱的上方，有房客們買的肯塔基州波旁酒，也有他自己的茉莉、菊花與金駿眉。

旅社雖然簡陋，但也是阿金勉力經營的小場所。在大雪紛飛的一天，他還在揮春紙上，用毛筆寫下「室雅人和」的橫幅，貼在走廊的牆頂。

房客們上完夜班以後，有時也會圍攏在寫著「祝室友們健康發達」的廚房，一邊聚餐一邊聊天，「我最怕的就是寂寞，」阿金說。



阿金和他的房客們，都是近一兩年來從中國「走線」來到美國的新移民，他們大多為單身男性，在餐飲、裝修等高勞力的行業打工。在阿金這裡睡一晚，大約是15美元。

最小的一位房客今年16歲，與父親走線到美國後，已經在紐約當地的公立學校上學，他的父親是送貨司機，睡在自己的二手車裡，一個月回旅社兩次，回來時會拿出10美元給阿金，說是洗澡的費用，阿金通常不收，平常則幫忙照顧這位少年，「他不可憐，他跟著我可開心了。」

但特朗普（川普）的第二任期可能改變一切。1月20日，特朗普在上任當天發布上百項行政令，多條意在大幅打擊無證移民：例如，取消臨時身分及無證移民在美國出生的子女公民權（birthright citizenship）；終止邊境地帶「抓了又放」（catch and release）的寬鬆措施（通常，非法入境者在邊境被拘捕時，如果他們聲稱要尋求庇護，就會被臨時釋放），然後在美國等待移民法庭的聽證結果，這也導致近年來走線客非法進入美國時，往往主動向美國的聯邦執法機構自首；恢復「留在墨西哥」（Remain in Mexico）政策，使得美墨邊境的庇護申請者，必須回到墨西哥，等候美國移民法院的審核結果，而非先進入美國。

在特朗普獲選後，阿金和室友們也議論紛紛，討論他們即將在他執政下未卜的命運。彼時，他們都已經拿到工卡(EAD)，正在等待庇護案件的開庭。

特朗普就職當日，由於大多數有關無證移民的行政令，針對的都是邊境的防堵措施，從而增加移民非法入境美國的難度。對於已經在美國的走線客，若他們沒有孩子，會關心子女公民權的存廢，而更多的時候，用阿金的話來說，特朗普所承諾的「大規模驅逐」(Mass Deportation)，給他們帶來了心理上的「一團陰影」。

而之後不到一日，特朗普新政府發表的又一份針對無證移民的聲明，又更加劇了他們的不安。新聲明下令，聯邦移民執法機構可善用「常理」（common sense），在進入教堂和學校等敏感地點及其周邊時，直接逮捕無證罪犯。雖然這份申明中，說的是逮捕「非法進入美國的外國罪犯（criminal aliens）」，但沒有犯罪紀錄的阿金和他的房客們，聽到「能去教會抓人，」也不由開始恐懼：「我們都不敢去教會了。」

這幾日，他們更長待在這間旅社當中。除了購買生活的必須用品，阿金也不再出門。而那位16歲的少年，則還是照常上學。





## 2. 風聲鶴唳

走線客劉峰記得他第一次去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、也就是摩門教時，聽說可以「領聖餐、喝聖水」，他那時沒吃飯，沒喝水，正在幻想一頓免費的午餐，但是，他說，誰知道「聖餐」是一「小坳坳」、指甲蓋那麼大的麵包，而「聖水」比醫院的尿杯還要小。

在這之後，為了一張「受洗證」來申請庇護，他每周都要去一次教會，儘管他說「自己不信這玩意兒，」但是在教會時，他也不至於睡覺、刷手機，「要有基本的素質。」

牧師講道時，他會認真聽講，唱聖詩時，他也會跟著唱。他本來約好了要和朋友這周日一起上教會，但是在特朗普的新令之下，他也在徬徨猶豫，一會兒說去一會兒又沒有了準頭，最後，他讓朋友前一日聯繫他再來定奪，「也許只是在外圍看一看，也許就足不出門了。」

在去年3月，劉峰幾經輾轉，最終由墨西哥「翻牆」進入美國。因為邊境地帶「抓了又放」的措施，使他也和當時其他的新移民一樣，選擇在美國的邊境，向移民和海關執法局（ICE）自首，被拘留了兩晚後，他拿著釋放紙和一本中國護照飛往紐約。

離阿金不遠的另一處旅社，便是劉峰的住處。「我們房間有個奇人，」他說，呼嚕打得震天，兩只手機在夜裡乒乒地響，也不靜音。他每一個月都來住幾天，問就是「來辦點事」，再問，便是「上次的事還沒辦好。」

後來劉峰才知道，在這間「蒼蠅、老鼠、蟑螂、蚊子」都有的旅社的房間，他的室友是來考美國的駕照，而且已經連續考了16次。他的室友已經在美國20年，卻依然「黑」在這裡，也就是說，他沒有工卡、庇護申請和任何的身分。「連他都不擔心，我還擔心什麼，」在幾天前拿到工卡、也正在申請庇護的劉峰說道。

通常，庇護申請需經過「小庭」和「大庭」庭審，小庭如初步聽證會，確認申請人及案件的基本信息，並設定「大庭」的日期，而「大庭」則對案件作出裁決。由於移民法庭的積壓案件非常多，小庭及大庭的時間安排通常需要數年。劉峰的小庭設在今年的6月底，而大庭何時開庭還尚不可知。和其他的走線客一樣，在等待案件審理的過程中，他不慌不忙，「該幹嘛幹嘛」，而盡管辛勞工作，但由於心情暢快，反而長上了不少的肉。

然而，隨著特朗普就任，「大規模驅逐」計畫啟動，微信、小紅書等社交媒體上，「ICE來了」的消息也在美國華人的社區中瘋傳，盡管有的僅僅只是訛傳，但這些都不免使得整個移民社群都風聲鶴唳，也已經有部分走線客像阿金一樣，開始窩在家躲風頭。劉峰雖說，「不能總在家待著，總要出去賺錢，不然吃什麼，」但他也坦承，儘管「嘴上很硬，但心裡還是發慌。」

對於劉峰，最主要的是，「大規模驅逐」計劃執行的對象並不明確。儘管特朗普曾多次強調，犯罪移民將是驅逐的首要目標，但他也表示，所有非法居住在美國的移民，都可能成為被驅逐的對象。而特朗普的「邊境沙皇」霍曼（Tom Homan）則再次強調了「連帶逮捕」(collateral arrests)，即在ICE追捕犯罪移民時，也可連帶逮捕在他身邊的無證移民。這也使得很多的無證客心裡開始沒底，儘管在理論上，ICE即使在「連帶逮捕」時，也不會抓既無犯罪記錄、同時也有移民案件仍在審理當中的無證移民，但誰又知道，自己會不會成為新政府刀光劍影下、「殺雞儆猴」的那一位呢？

「走也好，留也好，給個明確的準話，最不希望的就是模稜兩可，」劉峰說。



### 3. 「地上的法律也要遵守」

在牧師張曉軍的教會，已經受洗的教徒佔了絕大多數，每周日，在雙腿下跪的認罪禱告儀式當中，只有零星幾位尚未受洗的教友，在此時此刻還坐在塑料椅上，眼神中帶著愣怔。他們有的是第一次來參加禮拜，就和當時的劉峰一樣，並不清楚教派的禮拜儀式。

而在新受洗的人當中，有許多是來自中國的新移民。他們持續參與教會活動半年，最終，在這裡拿到了「受洗證」。

對於走庇護申請的華人走線客，「受洗證」是重要的一環。宗教理由是美國申請庇護的五大理由之一，且相較其他庇護理由，更容易被直觀證明。而受洗證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標誌，可以用來證明申請人的宗教身分，從而增加庇護申請的可信度。而只有在遞交了庇護申請後，申請者才可以開始申請工卡，既獲得在美國工作的許可，並繼而申請社會保障號（SSN）以及駕照。





|

許多華人的走線客初來教會時，張曉軍說，目的並不純一，有的聽聞她的教會拿「受洗證」要半年之久，不如別人的數十次要快，就馬上消失。大多數人都是為了身分而來，只有極少數的，是在中國就有了信仰，而為了信仰才來。但對於張曉軍，為身分而來的動機仍然是上帝的一個「鉤子」(hook)，它把這些人牽引到了此處，「對於教會，你為什麼進來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我們要讓你成為真正的基督徒，給你布道。」

此次特朗普的移民新令，張曉軍說，她還沒有感受到教會內部的異動，總共300多位教友們的出席情況穩定，教會也好似平常一樣風平浪靜。

而對於特朗普重返白宮，她則把它視之為一次關鍵時刻的「撥亂反正」。對她來說，現今的美國已經不是她在中國所想，是一個「保守的基督教國家」，民主黨支持LGBTQ的一系列政策，是對聖經「上帝只創造男人和女人」的絕對違背。對於特朗普的移民政策，她全力支持。

「我看了這一條，就是允許ICE到教會來抓人，」她做出了自己的解讀，「但是它針對的是重罪犯，比如說殺人放火、搶劫強姦什麼的，不會說是普通的人。」她也認為，能到教會把罪犯繩之以法當然是好事，她鼓勵每個基督徒都要遵紀守法，符合聖經的教義。

但她也能理解這些無證的教友們，對於特朗普移民政策的恐慌與擔憂。在布道時，她也不會向他們輸送反移民的議程。她說，她會告訴和安撫他們，非法進入美國的客觀事實雖然不容否認，然而當來到教會，也已經在申請庇護，相當於他們已經進入合法的通道，合法地暫居在美國，所以並不需要擔心太多。





435

在張曉軍的教會，根據她的觀察，新移民中支持拜登者眾，而已經在美國紮根與穩定下來的老移民中，則傾向支持特朗普，他們並不樂意新移民使用納稅人的錢，從而享受美國的福利。令她印象深刻的是，有的華人無證移民來到美國，被安置在曼哈頓的酒店，政府每周還為他們每人發放435美元的福利金，而後當他們來到教會時，還問她教會包不包吃住，能否安排工作，「我個人認為，他們的心理是不健康的，好像通過政府白吃白住以後，又希望通過教會繼續這樣的生活。」

張曉軍的教會屬於福音派，以聖經作為信仰和生活的最高指導原則，但無論教派及其政治傾向，都秉持人道主義和耶穌精神，普遍接受走線客，也希望在幫助他們的同時，能夠使得他們「歸回正途。」

「你要遵守天國的法律，地上的法律也要遵守」她說，「我們都應該遵守法律，非法入境者應該努力工作，不再觸法，也不再依賴政府的福利。」最後，她援引聖經中「帖撒羅尼迦後書」第三章總結：「若有人不肯做工，就不可吃飯……要安靜做工，吃自己的飯。」

## 4. 是去是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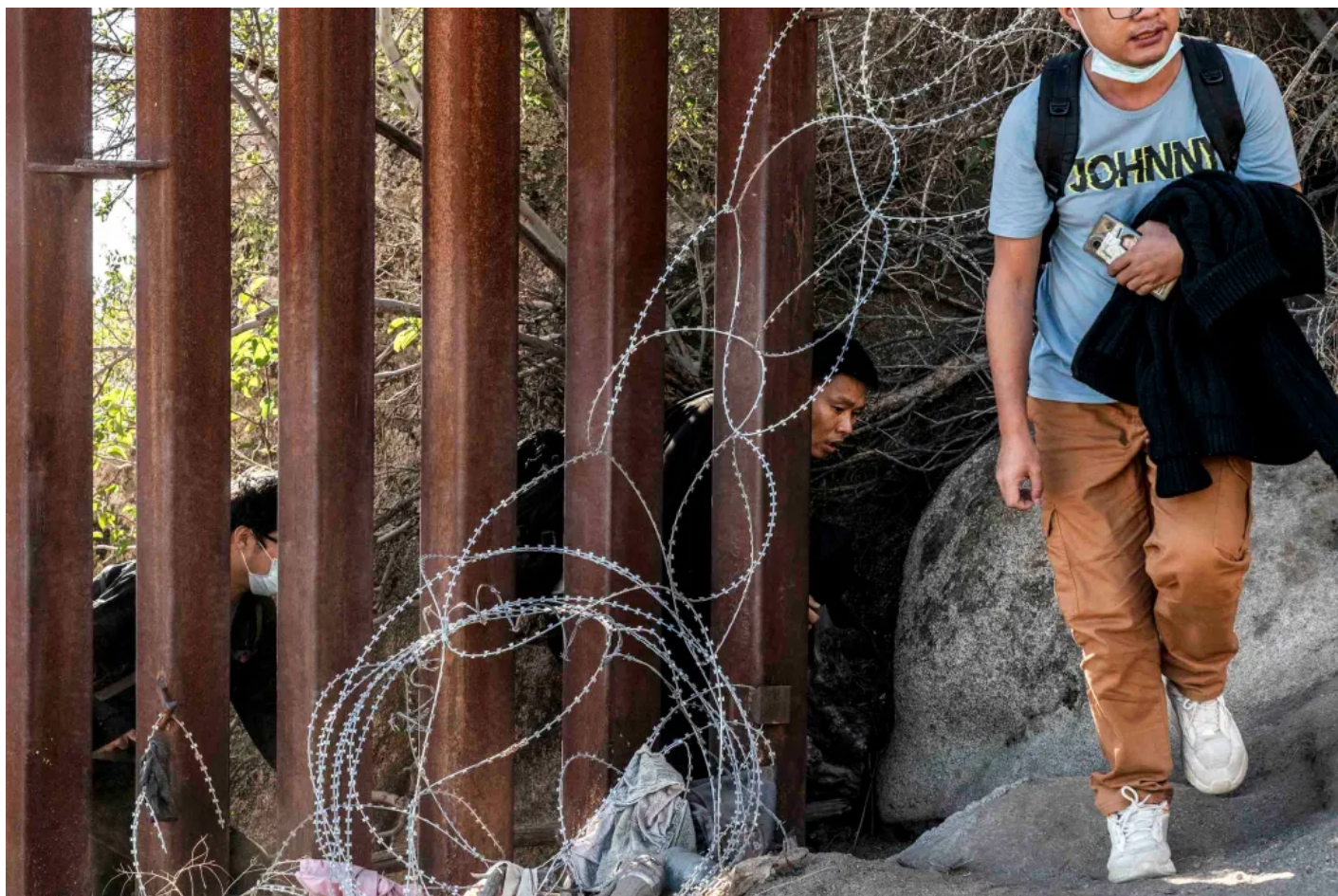
對於許多華人的新移民，特朗普的新令雖令他們心慌、焦慮，但是，他們都想再讓子彈飛一會兒。

阿金在一年多以前來到美國，而回想這一年多的遭遇，他總是嘆，實在是「太苦了。」等老了賺夠了錢，還是想回到中國。

剛來時，他一放下來行李，就去了中餐館打雜，「不管多苦都把頭埋進去幹，無怨無悔。」他每天工作13小時，卸貨、蒸米、燒菜，一刻也不停歇，中餐館每日的營業額是1萬美元，他一個月到手2500美元。而直到慢慢積攢下本錢和華人圈子中的人脈，他才得以另下一家小旅社，也使得背景相似的無證客們，有一方棲息之所。

如今，當有新的房客前來，就像一劑「新手補丁」，他會帶著他們去他去的教會，為他們介紹他的移民律師，甚至是介紹工作的機會。除非萬不得已，他還是想待在這一隅小天地，也還是想待在紐約市這座「庇護城市」（Sanctuary City，指通常不會積極配合美國聯邦移民執法機構來逮捕或遣返無證移民、在移民政策上採取較為寬鬆立場的城市），「畢竟，紐約市相比其他共和黨州的城市，要更安全得多。」





2023 11 10

Go Nakamura/Reuters/

劉峰也正在觀望之中，但他也說，若是矛頭不對，便馬上就跑。在最近一周，他也開始聯絡蛇頭，詳細了解從美國偷渡到加拿大的路線，甚至開始諮詢律師，若是真要走到這一步，是否需要關閉正在進行的底護申請，以及還需要作哪些準備。他身邊四五位的走線客的朋友之中，也有兩三位開始考慮其他的目的地，「加拿大不行，便去歐洲，再不行，便去南美。費盡千辛萬苦，九死一生來到美國，回中國也肯定不會放過你。」

不過，阿金和劉峰都認為，特朗普出台這些移民政策，都是「於情於理」，阿金說自己是生意人，所以也喜歡特朗普這個生意人，他是為了美國的利益和安全，而並非針對中國人。劉峰則認為，不能總站在自己的角度來希望特朗普如何，「如果我是他，可能比他做得更過份。」

劉峰的室友胡一平，也萌生了離開的念頭，他想得更加長遠和悲觀，他擔心一些反移民的政策，因特朗普追隨者在其任期後上台，又會再延長四年，「我經過中國社會的毒打十年步入30多歲，再這樣的環境下又等八年進入到40多歲，人生還有什麼希望呢？而若孩子也不能成為美國公民，也就沒有什麼美國夢了。」

穆斯林及其社群的倡議者馬聚則說，近兩年，在紐約，華人穆斯林的族群已經壯大到300多人，其中三分之二是單身男性，三分之一則攜家帶口來到美國。特朗普的新令一出，大家都是人心惶惶，有的無證移民即使已有工卡，也不敢去上班工作，沒有工卡的移民則更加不敢。但清真寺仍然會去，他們也仍然送孩子去美國當地的學校上學，「教育的權利不能丟，而有些事情如果躲不掉，那只能用法律來捍衛自己的權利。」





## 5. 保持低調

特朗普就任後的首周，移民律師劉汝華的諮詢電話突然開始多了起來，無證移民、身上背負遞解令的、親友在邊境被移民局抓捕者，都接連向他問訊。

在他看來，去學校、教會等敏感地區及周邊抓人的政策，是「宣傳的目的大於實際。」

他解釋，大多數情況下，當事人均在工作單位或是家中，而並非這些敏感地點，而除非掌握重大證據，例如，一起重大刑事案件的嫌疑犯正在校園之中，ICE才會進行抓捕。此外，民調也顯示，盡管許多人對於大規模驅逐無證移民感到矛盾，但當政策轉到去教堂、學校等場所逮捕無證移民時，僅兩成左右的人，才略微或強力支持這樣的作法，「若長期執行這條政策，它產生的負面反響，將不利特朗普將來的執政。」

而對於劉汝華來說，更大的風險在於霍曼所矢言的將出現更多的「連帶逮捕」，「ICE雖然是有目標地抓人，然而，當時在場的室友或是工友，例如發生在餐館時，所有的工人都會被檢查身分證件。」不過他也說，從他過往的經驗來看，即使是「連帶逮捕」，抓的也並不是已經申請庇護、且沒有犯罪紀錄的無證移民，但有犯罪紀錄、或是身上背負遞解令的移民，便需格外地小心。





另一位移民律師蔡璧微的解讀則更為審慎，她認為，通常，ICE並不會抓捕沒有犯罪紀錄的無證移民，但無證移民從理論上而言，都是ICE執法的對象，目前還不得而知是否會出現殺雞儆猴的情況。此外，更大力度的「連帶逮捕」，也是在傳遞若常與犯罪人員同行、常往外跑，風險就將更大的信息，「某種程度上，也是在讓無證移民自己監督自己。」

蔡璧微說，相比於特朗普在第一任期的「大放厥詞」，在第二任期「大規模驅逐」的高聲言論底下，他也確實更可能大力的執法，「每一個時代，都是對於另一個時代鐘擺式的糾正，」她說。

2016年，在奧巴馬已經驅逐了相當多的無證客的前提下，特朗普並不需要過度糾正，但到了拜登政府執政時期，非法越境已經達到創紀錄水平，從2021年到2023年，每年平均有200萬人非法跨越邊境，而邊境問題帶來的資源瓜分，又導致本地居民的強烈不滿，「這也是當今移民政策強勢反彈的主要原因。」

對於目前都在美國境內的無證移民，兩位律師都建議，「保持低調」、「遵紀守法」，若有可能，也盡量地留在庇護城市。

劉汝華介紹，通常，在華人無證移民之中，最常見的犯罪都是在按摩院（賣淫/性販運等）。近日，美國國會參眾兩會通過一條法案，將此前可以導致拘留無證客的重罪罪行名單，拓展到了造成了嚴重身體傷害與死亡，以及偷竊、商店盜竊等輕罪。這是這一屆國會所通過的第一項法案。而根據紐約時報，「它標誌著特朗普2.0時代、針對無證移民的打擊行動的開端。」

「罰單也不能吃，」蔡璧微說，若是一旦被開罰單，便會進入系統資訊並供公開查閱。「若是因為罰單而上庭，那麼執法人員也有可能在法庭外突襲，或是在法庭蹲點逮人，這是有可能的。」

有許多從事長途交通的無證客，也害怕在經過城市之間的檢查站(checkpoint)時，會遭到ICE的檢查。對此劉汝華表示，若非庇護城市，當地一般都很配合聯邦的執法機構，確有可能遇到檢查，但仍然是有犯罪紀錄、或是身上背負遞解令的移民，才需格外小心。蔡璧微則補充，「不要去船上釣魚」，以免遇上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(CBP)下屬的邊境巡邏隊（Border Patrol），「在船上，無處可逃。」

但無論如何，兩位律師都認為，重點遞解的對象，仍是特朗普數次強調的「刑事犯罪罪犯」，其次是背負遞解令的人。而盡管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可能繼續演變，但截至目前，針對邊境的防堵措施，確已顯現實質的作為，「從特朗普上任的這周，無證移民在進來之後，就幾乎沒有了政治庇護的權利，」劉汝華說。

「但是在以前，無證移民進入後通過一個可信度的問話，在上了移民法庭後，他們就消失在了人群之中，然後慢慢等待。」

應受訪者要求，阿金、劉峰、胡一平均為化名。